2018年9月16日 星期日
值班主任：周华岚 主编：杨道 美编：王凤龙
海南日报

家在海南

排球“痴”乡

■ 苏庆明

排球，可以说是文昌人出生后躲不开的。小时候还没上学，傍晚你捧一碗饭出门边逛边吃，就会走到村中最热闹的地方——一个用木头或竹竿支起球网、用脚在空地上划线标出的排球场，隔壁上初中的“哥二”（二哥）、卖猪肉的“爹三”（三叔），当然可能还有你孔武有力的爹爹，都在场上激战正酣呢。上了小学三年级，上体育课时，忽然你就发现许多小伙伴都玩起了排球——大家到了能把排球发过网的岁数了，这时你多半也会加入——当然，除非你是女孩。

以前村民种完地卖完肉就没事干了。没事干之后呢？除了打牌，就剩打排球了，年轻人的身体总要拿来挥霍，所以村村有球场。再说，这也是件便宜的事，像前面说的，有块空地就能建场。为了开辟球场，村民满脸热情。文昌东阁镇红旗村委会文田村一位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排球好手告诉我，村里的球场所在地时不时会被用来建房、修路，村民就再找块地重建，几十年来东挪西挪，先后建了十几个球场。到了学校，当然也要有球场。上世纪一度出现过每个班都有自己球场的现象（当然，那时班级也不多）。

其实，小孩打球，不一定要正儿八经的球场。大人跳得高、扣得猛，多威武啊，还没上学呢，自己先找个球摸摸，学传球，学垫球，学发球。长大点儿，上了瘾，碰到妈妈晾衣服的绳子，横长的不高的树枝，就把它当成球网，自己抛球，自己扣球。和小伙伴们练得有模有样了，就要上场干一仗。这时也不一定要真的球场，找条晾衣绳，或者在两棵树间绑上渔网、羽毛球网，再画上线，就能开打。但有没有球，反倒是个问题。小时候哪有钱买球？就盼着大人打的球早点破，破了不要，被小孩捡来塞点皮筋进去，再用胶水糊上，接着打。

文昌人是怎么喜欢上排球的？此事难说得准。据资料记载，上世纪初排球就传入文昌，慢慢得到推广。生于1930年代的东阁群建村人、文昌排球功勋教练符史联告诉我，到了1950年代，排球在文昌农村逐渐成为村民娱乐的手段，村民们拿椰子叶织成球或拿柚子当球。1958年，符史联等农村“赤脚兵”代表小县城文昌首次赢得全国冠军，造成轰动。队员回来后，坐车巡游接受群众欢呼，文昌政府甚至发出号召——“以文昌少年队的精神搞好生产”。1964年，文昌再夺全国冠军，全县再次因排球而沸腾。从此以后，村村有球场的局面就形成了。

打排球是许多文昌人日常娱乐的需要，也是一种习俗。某户人家有喜事，想在村里搞个场面宣扬一番，花钱请各路高手打场排球，是个选择。逢到春节等重大节庆，乡镇政府会组织全镇排球赛，各村组队参加。平常，某个乡镇除了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外，也会组队去约战其他乡镇；打了，一方不服，择日再打，搞“车轮战”。年轻的好苗子，会被老练的大哥带去征战，打得多了，日后就能挑大梁。许多球迷也很疯狂，哪个镇哪个村有重大比赛，骑摩托车几十公里也要去看。被人群挡住，进不了场，爬到树上、电线杆上看球的也大有人在（当然，这不宜提倡）。

在文昌看球是很有趣的。这不仅因为球打得好看，还因为场内外人们嘴上逗趣。球扣得“掷地有声”，叫“椰子砸地”。主攻弹跳姿势不标准，两腿叉开，会被调侃是“狗撒尿”。哪个球打得漂亮，会得到鼓励：“这个球做种的！”球员们也习惯这种“土味”十足的氛围，喜欢露天球场，周围不远就有建筑物，观众离得很近，到正式的场馆打，感觉周围一片空旷，反而不习惯。

充满民间自由色彩的排球氛围，使文昌人的排球基本功、技术、意识、弹跳、爆发力和灵活性、创造力从小就得到充分培育，打起球来优美自然，水平也非“学习”出来的人可比。当然，这大体也是海南排球的特点，只是程度有差异。集中乡土好苗子加以培育的文昌中学校队，尽管个子矮人一头，却是全国中学生排球赛的常胜冠军。我在北京读书时，曾发现一所拿了全北京高校非特长生排球赛冠军的学校，其主力阵容中，有半数是文昌人。

前些年，由于农村排球人口减少，加上人们娱乐手段更为多样，文昌排球盛况远不如以前。但近两三年，却有热闹之势。手机短视频、社交软件的流行，使哪里球打得好看，人们很快就能知道，点燃了他们的参与热情。政府支持打造硬化灯光球场，本地企业家出资组织赛事，亦有助益。如今，一些乡镇球场人气旺盛，经常能打到半夜。

记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时，已是国内凌晨，熬夜看球的许多文昌观众按捺不住激动，竟买来最隆重的“万三三”鞭炮燃放庆祝。2016年中国女排再次奥运夺冠，文昌人再次放起鞭炮，有人还烹牛宰羊，邀请朋友同庆。

有这种发自心底的喜爱与“痴迷”，“排球之乡”的传统大概会一直延续吧。

节间词话

五碗月亮

■ 罗倩仪

同事袁玥说，今年一定回家过中秋！

我诧异地望着她：“受什么刺激了？”袁玥的老家很远，中秋又只有三天假期，回去一趟费时又费钱，所以她和丈夫向来是不回去过中秋的。

“前天晚上，我和小宇视频了。”袁玥说，眼里落满母性的温柔。小宇今年6岁，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着。我笑着说：“你不是经常和小宇视频吗？难道这次视频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？”袁玥点点头，算是默认了。

前天晚上是月朗之夜，小宇和爷爷奶奶一起在院子里乘凉、赏月。视频里，小宇捧来五个碗放到院子里的石桌上，逐一摆开，接着在每个碗里都装一些水。随后，小宇拍着手笑嘻嘻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看，每个碗里都有一个月亮呢！”

“一碗给爸爸，一碗给妈妈，一碗给爷爷，一碗给奶奶，还有一碗留给小宇。”小宇喃喃自语。他的纯真和乖巧逗乐了爷爷奶奶，却逗哭了袁玥。小宇眨着大大的眼睛问袁玥：“妈妈回来和我一起过中秋节吗？我要送一碗又大又圆的月亮给妈妈。”袁玥听罢，刚刚逼回去的泪水，再次喷涌而出。

“回去，回去，妈妈回去陪小宇……”袁玥哽咽道。小宇听到妈妈要回来，在院子里快活地奔跑起来……

此刻，我了解袁玥的心思了：“决定回去了？为了一碗月亮？”“对，票都买好了。”袁玥展颜一笑，“为了一碗月亮不远千里地回老家过中秋，你说值不值得？”我默默点头，当然值得。世上本就有许多东西比金钱要金贵得多，而爱与思念也定能掩盖旅途的疲惫。

袁玥甚至说，她下一步计划是，尽最大的努力把小宇接到这边来上学。从此，一家三口，三餐四季。

流年剪影

暖的记忆

■ 王丹

入秋了，阳光淡了，过往的心事，感念的故友，浅浅地浮现出影像。去取干洗的衣物，路过旧书摊，看到了一本梁实秋先生怀人的《雅舍小品》，我便想起了你。

那时的我读高中，应该算是“丑小鸭”，孤僻，平凡，数学不好，爱读杂书，爱抄写“心灵鸡汤”的句子在笔记本上，还爱写些“少年强说愁”的青春文字。你是我的数学老师，数学是我学得最糟糕最怕的科目。当时你师范大学毕业没几年，身材颀长，头发自来卷，喜欢打排球，这样的老师，当然大家喜欢。因为姓张，大家亲切称你为“老张”。

你虽教数学，但每次在你的课上，你坚持诵读一篇文章给我们听。有时候读杂志上的，有时候读报纸上的。有一回，你读了一篇三毛的散文《有人送我一颗草》。我坐在下面很激动，因为刚好我看过这篇文章。你说：一个女人，男子送了一朵花还是草，她就心意满满，笑靥如花，我就喜欢这样单纯不市侩的女子。你们知道文章的作者和主人公是谁吗？我按捺不住回答：三毛。这时你怔了一下，顺着声音投过来赞许的目光：丹丹同学涉猎很广啊……数学不好的我，第一次被你表扬，心里突然无比惊喜。日久经年，我对女性美好认知的启蒙，或许有你一份功劳。

不管我们这些黄口小儿是否真解文章之味，你一直坚持你的朗读。有一天你读到文章中的一句话：“中国的男人不知道怎样做丈夫的时候就做了丈夫，不知道怎么做爸爸时就做爸爸了。”大家轰然一笑，调皮的男生问道：老张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，所以有感而发呀？那时候，你刚新婚不久，住在学校分配的单身宿舍里。每天我们早操结束，走在回教室的小路上，都能看到你带着新婚的妻子在操场上或并排跑步，或将排球互相掂来掂去。情窦初开且又被学业压着的我们，每每在晨曦中看到你们的恩爱，是那样大方又舒张，总是很感慨又八卦，暗暗地将你们的美好想象成自己的人生愿景。

在一个树叶偷偷变黄的日子，高三不期而至，所有课本以外的书都成了禁书，日子像车轮一样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总是单调地重复着前一天的轨迹。这时你的每天诵读如同扔进湖心的石子，在我们心里泛起涟漪，成了我们所期盼的事，我们期待这个诵读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语文老师有时候调笑你说，谢谢帮我上语文课啊。教导主任听到风声，找你面谈：张老师啊，你们年轻人有新想法，我不反对，但高三了，一切都要以高考为重，有这个时间还是要多验算几道题。但是再到数学课时，你仍以惯常的口吻说：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先来欣赏梁实秋的小品文《早》……教室里的掌声经久不息。

又一日，学校电教室的几个年轻老师不知从哪里找来《泰坦尼克号》的碟片，要在晚自习时间统一播放，让每个班都能在电视前收看。那时的小县城闭塞，电影院早充当各类物品展销的场所，没放映过任何时新的电影。这部风靡世界的大片并没有在我们这个小城引起多大动静，但我们班文艺委员的父亲在电视台工作，她有机会看过，得知要放映此片，她早早就在班上普及此片的恢弘大气及其可看性，誓言她看第一遍已经哭了，还要跟大家一起再看一遍。我们的情绪被渲染到了非看不可的地步。我们早早打开班级电视，翘首以待。突然，有个同学气喘吁吁跑回来说：坏消息，学校只让高一、高二的学生看，高三学生正常自习。顿时教室哀鸿一片。这时，我们得到的消息高三只有七班在看，七班是美术班，很显然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文理科班小。美丽的文艺委员果断决定，只要有一个高三班级看，我们就看。那时我们的团结让人感动。盗版碟有点卡，屏幕上男女主角的身形一会长一会短，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观看热情。突然后面骚动起来，有同学压低嗓子喊，老张来了！大家迅速回归座位，没来得及回座的也抄起一本书。一阵手忙脚乱后，大家才发现电视没关。班长到处找遥控器，终于寻到，然而你已经出现在教室后门。教室也终于趋于安静，唯有电视里的杰克和罗斯还在眼神兴奋，边谈边笑。班长尴尬地站在讲台上，不知是关还是不关。正当他鼓足勇气要关时，你却摆摆手说：你们就别装了，我今天也想看，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看啊？……那一晚师母恬静地坐在后排，你抱着宝宝站在她旁边，还不时走动轻摇着怀里的孩子。教室里，不知哪个好事的男生吹起了口哨，然后大家掌声响起。那一晚，我们看杰克和罗斯的感人爱情，也看你和师母的温馨生活。

面朝大海

故乡

■ 李明刚

离开故乡到城里工作已经二十年，但总感觉故乡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及。故乡的气息，如潮水吻岸，触摸我每一个潮涨潮落的日子。

我的故乡是雷州半岛东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海岛，叫新寮岛。这个南海之滨的小岛，沐浴着大海的灵性，每一块沙滩，每一片绿，都是那么让人赏心悦目。四季常绿的故乡，曾经留下一首民谣：“新寮岛，白沙滩，风来沙滚滚，风来白茫茫。飞鸟不歇脚，来客不过夜。”这首民谣，写尽新寮岛昔日的荒凉。而今在这四季如春的绿色小岛里，可以放慢脚步，自由地深呼吸，感受生命的美好和芬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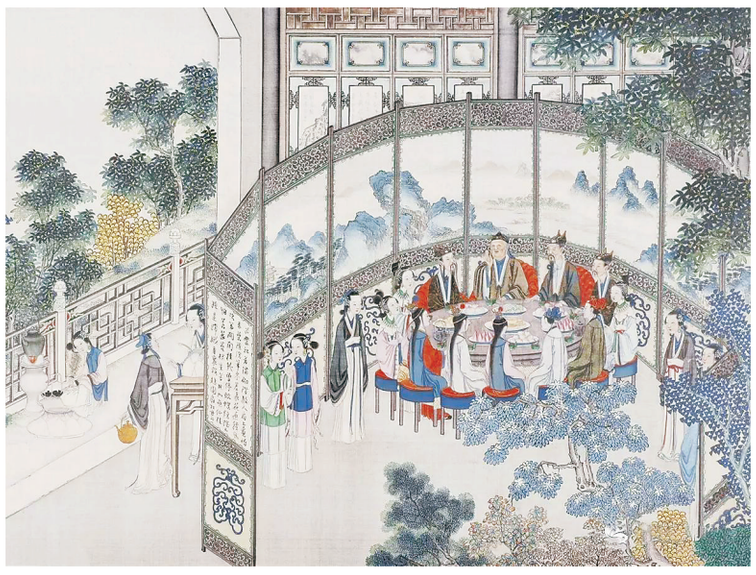
一踏进这个绿岛，沿途的椰林，秀美挺拔，像夹道欢迎的卫士，刚进岛就感受到应有的尊重。太阳初升的时候，阳光映照在椰树的叶片和椰果上，果皮上的露珠，闪闪发亮，像金子在跃动，黄鹂鸟正合时宜的歌唱，让周围的一切都生动起来。此刻，浓郁的热带风情像风又像雾，把游人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仿佛置身于海南岛的热带雨林中，感受到不一样的生命气息。

在岛东部，从南海吹来的略带咸味的风，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海洋气息。一排排白头浪，在辽阔的南海尽情跳跃，把成万上亿的浪花抛向天空，绽放着美好。二十里银滩，沙白水清，偶尔可见白海豚戏海，展示美丽的身姿。在这广阔的海滩，游人可过把拉大网瘾；可躺在柔软的沙滩上，听海涛的低吟和海鸥的鸣叫；可欣赏雪白的大风车并拍照留念。身临其境，静静地遥望浩瀚无垠的南海，沉醉在它的蔚蓝中，灵魂会得到片刻的宁静。

岛的南端，港多林密，茂密的红树林，密密匝匝地生长在沿海滩涂上。海湾湿地生物的多样性，使这里成为候鸟的家园，成群的白鹭、海鸥在飞翔，在觅食，在嬉戏，传递着快乐、宁静、祥和的气息。众多的小港汊，广阔的海滩涂，为人们提供捉蟹、挖泥丁的野趣，也可坐上小船，穿梭在弯曲的小港汊里，欣赏沿途红树林风光，也可看鱼儿畅游，观鹭鸟飞翔，尽享野趣之乐。

夕阳西下，岛的西北海岸，夕照之美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此时，挂在远方红土山丘上的夕阳，霞光万道，整个海湾像铺上一层金子，美轮美奂。满载而归的槽白仔，从远方太阳海划归海岸，给人十足的美感。

微风轻摇的夜晚，躺在新安海堤坝埂上，遥望满天繁星，观看岛四周闪烁的渔火，此时此景，让人心里更宁静。在这静谧的夜晚，在这寂静得只剩下自己呼吸声的环境里，人的灵魂已纯净如海湾里的一泓碧水。



《红楼梦》中贾府过中秋的场景。　孙温（清代）绘

动物档案

枕月听虫鸣

■ 宫凤华

张潮《幽梦影》曰：“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方不虚此生耳。”在蟋蟀的浅唱低吟中，故园清秋如一位曼妙女子，涉水而来，步步生莲，眉目含情。

清凉夜晚，墙角下、草丛中、瓦砾里，许多杂糅的声音，远远近近地钻入耳中。有蟋蟀的、金蛉子的、蝈蝈的，还有纺织娘的。时而急促，如流畅的江南丝竹；时而婉转，如幽怨的二胡曲。

蟋蟀古称寒虫，俗称“蛐蛐儿”。通体黑褐色，两翅摩擦发出鸣声，声音较金蛉子单调些。金蛉子，翅翼黄亮，毫须特长，叫声细亮。蝈蝈略显臃肿，欠矫健，靠翅膀发音。

月光清澄，蟋蟀们浅唱低吟，凉意沁人又委婉动听，让人心里霍地落满乡愁，止不住就念起“西窗独暗坐，满耳新蛩声”的诗句。

那时候，晨光熹微，家人还在酣睡，我们悄然起身，猫身蹑脚，仔细谛听，锁定目标，果断出手，呵，一只振翅欲跳的蟋蟀已被我捏住。

夕光濡染，炊烟袅娜，秋收后的泥土极其酥松。蟋蟀唧的一声，从这边小洞迅捷窜出，一个有力的弹跳，又钻进那边的小洞藏匿起来。我们捂住洞口，最后，那只张须振翅、桀骜不驯的蟋蟀就被捉住了。欢乐的笑声在旷野上萦纡不散。

把各自的蟋蟀放进木盆里，毫须四触，昂首蹬腿，气势逼人。有时从侧面或贴着盆底发起攻击，直至一方耗尽体能，无法再战，才见分晓。胜者振翅鼓须，鸣叫示威；败者悄无声息，沿盆慢爬，郁郁寡欢。这情形正如顾禄《清嘉录》记载：“白露前后，驯养蟋蟀，以为赌斗之乐，谓之秋兴，俗名斗赚绩。提笼相望，结队成群。呼其虫为将军，以头大足长为贵，青黄红黑白正色为优。”

蟋蟀如娇羞村姑，总是躲在幕后，万籁俱寂，才轻轻唱歌，灵动的音符潜入长夜，细长如天边的一弯新月。也如怀乡的人，流露着丝丝怅惘和淡淡忧伤。蟋蟀的歌声是一首宋词小令，不似蛙鼓恣意张扬，颇有谦谦君子的儒雅风范。

“捉织感秋而生，而音商，其性胜，秋尽则尽。”商音属悲声。蟋蟀们“瞿、瞿、瞿——”地吟唱着，其声呜咽，如凄凉哀怨的埙曲，枕月聆听，骚动的心静如一潭明澈的秋水。秋虫呢哝，季节有了层次和质感，生命丰盈而温婉。檐下雨声空洞久远，瓦上生轻烟。蟋蟀声声，牵扯的是萦绕心间的缕缕乡情，牵扯的是黄昏时分天边的生动和柔软、月光浸润下的清凉与纯净。“知有儿童捉促织，夜深篱落一灯明”，诗性的田园生活日渐式微，成为一种奢侈。

想起白石老人的《蟋蟀图》。豆荚、豆叶风中轻颤，小蟋蟀错落有致的精心点缀，伸头、摇尾、舞触，或细语低吟、欣然自足；或呼朋引伴，相逐嬉戏；或鼓角奋足、瞠目呲牙。画面生机勃勃，妙趣横生。

张恨水写虫鸣，读之乡愁汩汩流淌：时或窗外风吹竹动，蟋蟀一二头，唧唧然，铃铃然，在阶下石隙中偶弹其翅，若琵琶短弦，洞箫不调，倍觉增人愁思。

蟋蟀们扑闪着翅膀，哗啦啦地带着金属的质感，让人恍惚这些小精灵是从线装《聊斋》的墨香中遁出，是从遥远的《诗经》中趯趯而下。秋夜有了蟋蟀的陪伴，不会感到孤寂。正如作家鲍尔吉·原野所说“月色下，蟋蟀飘荡的声音成了夜的花边”。

秋夜露浓，我总是抵近墙角，聆听秋虫的吟唱。幽幽清音，有诗一般的韵味，仿佛回到篱笆环绕、青苔瓦松的老屋。一口古井，一棵歪柳，一庭风月。老屋里盛放着生活的歌哭、蓬勃的乡愁和温暖的记忆。

静听雨中山果落，闲赏灯下草虫鸣，那种幽微与苍茫，闲适与禅意，清欢与感奋，妙处难与君说。清秋月夜，蟋蟀们把一茎草一片叶当作岁月的琴弦，轻拢慢捻，引吭高歌，让谦恭和悲悯这样的词汇，直抵我们心灵深处最柔软的角落。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欢迎扫描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诗路花语

诺言

■ 邹旭

鸟用提纯的字符朝你的内心投石籽儿
相信流水不信的，相信
风会陪伴你抵达终点

偏要沿桅杆爬上云端
把盗来的火种用羊皮纸包好
闪电，也没能说清什么叫冒险

花承诺的靠果实来兑现
鱼答应的，已是化石
已是石头中的气泡

已是美得令人心疼的词语

陌生的河流

■ 颜小烟

我喜欢在体内种植一条陌生的河流
它在春天流经花儿的村庄
在夏天流经鸟儿的巢穴
在秋天流经忧伤的琴弦
在冬天流经书页的温床

那个弹箜篌的女子，一直
坐在台阶上等候。秋风一起，
我体内的河流就开始响起古琴的声音
它的呼吸，韵律，节奏扼住了我的喉咙
仿佛我一用力
那条陌生的河流就会开满璀璨的悲伤

月夜听箫

■ 倪俊宇

那横卧于水湄的多孔的桥，流出了那么多缠绵的月光。

思绪深处，被溅起一片水声。

箫声上，漂浮着虫鸣和飘落的秋，漾动着远山与明灭的渔火。

今夜故乡溪畔无人的小舟，荡着月色在神秘的节拍里，遐想……

箫音轻抚，尽是李白的清霜。

轻轻折断椰叶，响成一声久违的清脆乡音；

随便哪一段旋律，都在老家的屋顶，袅袅成香甜的炊烟；

催人泪下的滑音，一闪而过，不想擦伤了蓑衣飘飞的雨季，叩醒了暮归的牧笛。

……哦，母亲，今夜你在哪朵音符上入眠？

此刻，箫声中的泪水，是一场月光中的秋雨。

哦，一支洞箫，横贯谁的岁月？

吹箫人途经秋天，留下的声音，经历多少风声雨声，才能熄灭？

立秋了

■ 余芳媛

吃了芒果，摘了荔枝，拔了花生
秋天就到了呀
多想暑假再长一些
再听听冬瓜唱歌
让无名的花儿住进梦里
星星带我们游泳在夏夜中
深深地呼吸一口
是清冽的凉意
飞机草开花了，绒花也开了
晨光中的它们还这么漂亮
还有开心上学的孩子

沙美海韵

■ 星河

沙美的海
惬意地荡着秋千
一湾梦想
是你头顶的花环
你脚下的睡莲
和谁呓语情怀

逃离了尘嚣
寻一片山海恋就的伊甸园
放下浩渺的心事
一弯新月泊靠云岸
水中的浮萍
是我飘泊的小船

古榕垂下细长的思绪
那过往的春秋
落下扫不尽的感慨
告别寂寥的荒野
鸥鹭在红树林里栖息
欢乐的歌声不绝于耳

博鳌的海风
惊醒迷惘的梦
惺忪间，听见孩子的笑
金牛岭下，见证了变迁
现实与憧憬的相聚
释怀了乡愁的煎熬

投稿邮箱
hnrbzpb@163.com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00分 印完：4时5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